“后七子”名重一时

□ 徐苏

到了清代同治和光绪年间，镇江诗坛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以杨履泰、刘炳勋、刘炳奎、张正廉、解为干、夏铭、严允升七位诗人结成的诗社引人注目，成为诗坛最具活力的代表人物。他们常在一起聚会，品评诗文，联诗唱酬，足迹几乎踏遍了镇江的山水楼台，留下了许多传世的作品，赢得了“后七子”的美誉。

杨履泰，字子安，号耕心老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族伯杨铸很有学问，名重一时，杨履泰在学业方面多得他的传授。曾肄业宝晋书院，受到李兰卿观察的赏识，将他的诗编成《海岳墨缘集》。杨履泰性情豪爽，淡泊名利，考进士不中后改以教书为业。他的诗数量多，文笔也好，名气在“后七子”之首。有一次和友人孙兰居雪后登上五州山绝顶，面对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山林奇观，兴致勃发，吟有“五州凭眺小群峰，山气回环地脉通。远水荡开残雪冷，归云拥入夕阳红。龙吟绝壑风无定，鸦集寒林冻未融。惟有孙登真兴逸，一声长啸出层空”的诗文，被后人推为五州山观景的佳作。著有《耕心书屋丛稿》等10余种。

刘炳勋，字伯纯，号雩农。他和他的弟弟刘炳奎同出于学者张学仲的门下，深得其传。人品忠厚老实，学问又不错，同治初年被推荐为“孝廉方正”。平生喜欢作诗，留下的作品不少。诗风与人品一样朴实无华。有《晚登焦山》云：“一望浩无际，登临日已昏。潮来风怒吼，山小水平吞。海气连城暗，江流挟月奔。焦公不可作，遗迹此犹存。”他与诗人周伯义、解为干关系最为密切，来往频繁，常在一起论诗夜话。著有《雩鹿山房诗》《悟云山馆诗钞》。

刘炳奎，字稼门，诸生。他和他的哥哥刘炳勋有个共同之处，在当地的人缘很好，社会形象不错。光绪年间，他也同其兄一样，被地方上推举为孝廉方正。著有《桐华山馆诗钞》。

张正廉，字孟能，是张学仲的长子。恩贡生。他继承家学，在经学研究方面有专长，然举子业不顺，多次求取功名都没有获得成功。同郡吴氏重视他的才学，厚礼聘请他教其子弟。后逢战乱，迁往丹阳。他喜欢诗文，以纪事诗为多，诗的格律以静细深稳而闻。

解为干，字铁如，人呼“老铁”，丹徒葛村人。村前有一座名叫“蓝野”的小山，便自号“蓝野山人”。性格豪爽超逸，淡于仕进，喜欢读书诗赋。家境好时筑有介石山房、袖山楼，以读书为乐。家贫后，无钱出游，饿了他就到有人住的居处向人家索食，人也不以为怪。好友刘炳奎称之“百般习俗尽驱除，不负先生号铁如。庭外生机惟竹木，案头佳趣在琴书。砖炉尝袅烹茶火，石径频来问字车。余杖若将诗唱和，深纯宛似汉唐初”。其诗亦多豪放，如《登五峰山顶》写道：“倚剑一长啸，登高跨五峰。欲倾东海水，洗我此心胸。石立惊飞鸟，云行让古松。好风吹满袖，意若与之同。”他的兴趣广泛，著作甚丰。有《古文稿》等多种。

夏铭，字子盘，号剑门。性好读书，喜欢吟咏。家境原本不错，但突遭变故，连生计都成了困难。加之流离迁徙，避下河、避沙洲，生活很不安定，辛苦异常，然吟咏不止。光绪初年，他筹到一些钱，归回故居筑屋，在旁边又营造了一个小园，开始过上比较安闲的日子。他的诗继承了唐代的遗风，五律诗有唐代孟浩然和韦应物的风格，七律诗则有唐代“大历十子”的格调。著有《夏剑门诗钞》。

严允升，字云阶，同治九年(1870)举人。博学多才，尤其擅长诗文，古近体皆有根底，求学于他门下的人不少。后迁居江北。著有《四余轩诗稿》。

“后七子”活动期间，社会动荡，很不安宁，他们也身遭战乱苦处，故在他们的诗也多伤战乱危苦、感时愤世之音，不乏哀叹民生艰难的作品。在周伯义编辑的《京江后七子诗钞》中选入了“后七子诗”的代表作品，有杨履泰的《杨孝廉诗钞》、刘炳勋和刘炳奎的《二徵君诗钞》、张正廉的《张明经诗钞》、解为干的《解布衣诗钞》、夏铭的《夏剑门诗钞》、严允开的《严孝廉诗钞》。

“后七子”中的解为干，曾经做过一件有益的事。他集30多年光阴，收集了大量地方诗人的文集，从中选出有价值的诗，按地区和诗的格律分类，辑成《润州事迹诗钞》。《润州事迹诗钞》不仅是一部收录完备的诗歌总集，也是一部重要的地方文献。由于此书收录的诗歌从六朝到清代为止，时间上跨度大，不少所选的早期诗歌在其他书籍中已难以找寻，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很珍贵。尤其是作者为一些诗歌写的小序和注释非常有价值，可以帮助后人考证诗歌写作的历史背景，又可以帮助后人了解所写景物的时代变迁。清代金坛学者殷载阳评价此书称：“曩者京江张也愚先生有《京江耆旧集》之选，以人存诗，非以地存诗也。杨羡门先生又有《京口山水志》，叙次山水之题咏也。今解君铁如，又有此集，然后京口之人物与山水之题咏粲然大备。而解君搜辑又有过于前人者，与前二书洵称鼎足矣。”把此书与《京江耆旧集》《京口山水志》并称为反映镇江人文山水的三大奇书。

名城品读

苦难中走来的画家李焙戈

□ 钱仿柯

一年前，我结识了一位七旬老人，他个子不高，微胖的身材，儒雅谦和，慈眉善目。因儿子在镇江生活，老人退休后便从北京搬来镇江。我向他介绍镇江，尤其是历史典故、人文趣事、名胜古迹等，他听得十分入迷，也向我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他就是著名画家李焙戈。

李焙戈1939年出生于辽宁锦州一个贫困家庭，有兄弟姐妹九人，全家借居在旧庙里。读小学起，他就在课余和假日与大哥一起做挑夫，帮人送货挣钱贴补家用。一次送货后，他因衣衫单薄，抱着扁担被冻僵了，心里还有意识却怎么也无法动弹，大哥把他背回家放在热炕上才慢慢缓过来。多年后，每每看到肩挑重物的少年，他便眼眶发热，不忍再看第二眼。

庙里的塑像、壁画引发了他最初的绘画兴趣，常用石子在地上描摹，竟由此得到了艺术启蒙。小学课本的空白处，被他画满了各色人物，同桌看他画得好，把自己的书也拿来让他画，最后几乎全班同学的书上都有了他的“大作”。校长发现后，课间操时把这些书摆出来展览，作为不爱护书籍的典型。但这次“画展”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成了学校里出墙报和画宣传画的骨干。

进入北师大后，他决心要珍惜这优越的学习机会，决不浪费点滴时间，给自己定下三条戒律：不打牌下棋，不谈恋爱，不进钢琴房（初入校时他迷上钢琴，为不影响专业学习，遂忍痛割爱）。在吴冠中教授的指导下，他苦练素描，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没钱买好的画纸，他就捡别人丢弃的画纸把背面利用起来，或到旧货摊上买三分钱一斤的旧纸片来用。许多年后，吴教授还在文章中回忆：“李焙戈学艺一开始便对素描发生浓厚的兴趣，肯用功，肯钻研，追求厚实、质朴之美。厚与朴是他学生时代的特点，并且也可概括他后来整个创作风格的特色，不爱玲珑爱厚实。”

反右斗争开始后，他觉得占用了太多时间，影响到专业学习，与班主任在一起时便提出这个问题。班主任答复他：只要你善于思考，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可以用来思考。后来班主任也被打成了右派。他对此不肯认同，便不断受到批评教育。毕业参加工作没多久，被下放到京郊农场去劳动。过春节时，只留下他一人看守鸡鸭猪鹅。年三十晚上，别人阖家团聚，他拎一盏马灯在鸡舍里聚精会神地看《苏联艺术作品四十年》，这是他省吃俭用花十五元钱买来的，平时不敢拿出来看。后来他又被转去更偏远的地方，和七只鸡同乘在一个拖斗车里颠簸，到目的地他强咬着牙下车时，发现那七只鸡已经全部死了。在下放中，李焙戈与农民们一起拉犁架耧，利用劳动休息时间或收工后，在田间地头，在油灯下，给农民画人像。不出工时，他常常坐在河堤上，看着渡口来来往往的人群，画出各种人物的速写，不断积累素材。

“在埋葬你的土壤里生长”是他的座右铭。艰苦的磨难成就了他的事业，正是农民形象的作品使他开始成名。他那幅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美术》上，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版画《待渡》，画的就是在渡口读报的老农和女邮递员。当年有二十多家报刊相继转载，包括《美术》杂志主编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如王朝闻、华夏、李桦在内的多位专家给以好评。继《待渡》后，他又有《队日》等作品相继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优秀青年农民画家的名声远播，“文革”时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也是找他画的插图。

1978年，他被招进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班，他的艺术创作也更上一层楼。他创作的版画、插图多次获奖。他为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刘绍棠的《豆棚瓜架雨如丝》等绘制了系列插图，在《黄河东流去》的插图创作中，他没有仅仅描绘黄河泛滥的灾难，而是抱着义愤和同情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书中不同人物的面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对原著中人物的形象和情节起了补充作用，因此获全国插图展览大奖，得到美术界和文学界的高度评价。李焙戈退休前一直在中国文联工作，是文联的美术编审、教授，有十三幅作品收藏于中国美术馆，还有多幅作品被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或被美国总统、丹麦大使、澳门总督等人及许多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是在美术界颇具影响的著名画家。

李焙戈来镇江后，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勾起了他新的创作欲望和灵感。交谈时也常常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自勉。愿他的艺术之花常开，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尹家巷旧事

□ 张继芹

城市记忆

在镇江市城中京口闸东岸，新河街片区的内侧腹地，有一个古老的小巷，名曰“尹家巷”。

尹家巷是我的出生地。旧时的尹家巷是碎石子地，间或有几块光滑的石板镶嵌其中，可能是岁月的磨砺，抑或是人为的搬动，后来石板地就不多了。小时候的盛夏，我常常趿着木屐，身着小纺绸的乌裙和白麻纱布的短衫，徜徉在小巷的两头，来来回回。听木屐着地的回响，寂寥，清脆。向晚的黄昏，手捧一本书，看墙角盛开的粉白、粉红、粉紫的晚饭花，心田沁入阵阵清香，常常忘却已是吃晚饭的辰光。到了晚间，坐在庭院的中央，听蟋蟀的鸣叫，看如水的月光。那是读“三家巷”的年龄，所以经常浮想起广州的“三家巷”是否和我居住的“尹家巷”差不多？也就是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一条小巷，有中式马头烽火墙，有深宅大院，也有平房小院落，有“铁匠”住户，也有旧式人家。

小巷的中段还有一段用石头砌起来的墙基，足有一人高吧，据说墙基石头缝之间是用糯米汁粘接起来的，异常牢固，砌得像个城堡。相传，这个巷叫尹家巷是因为有户尹氏人家，清末民初是一个官宦之家，兄弟俩得发以后，就大兴土木，建公馆，从新河街北至尹家巷一片建房九十九间半，建100间有欺君之罪，皇上才能满百，九九又是一个吉数，尹家巷定为正屋居住地，凉厅、暖房、花园、假山都设在尹家巷的高墙大院内。有门楼有石阶有石座的大门显示了主人显赫的地位。那时从尹家巷到新河街是不用走雨地的，都有回廊相连接，房与房之间是相通的。而后来通向新河街的房子就做了小学校了。正屋是九架梁，地面是罗地砖，由无数空钵垫底的那种，地板离地面有半人深的空间，是不会返潮的。

据说当房子竣工进入装修油漆阶段，房主尹氏全家就搬迁到了苏州，随即将房子全部变卖。据说是尹氏说房子朝向不好，正房朝北，不发主人。传说中还有一个故事：因为尹氏红包没有给足，看风水的阴阳先生玩了花头，害了他一下，故意改变朝向。所以不管春荣冬枯，整个宅邸总是充溢着沉郁的基调，虽朱红板壁，大红灯笼，富丽的窗雕也掩饰不了阴霾清冷之气。有这样的芥蒂，尹氏没有进住就卖给了陈耀堂。陈耀堂是盐商和做木行的生意人。陈氏进住后热烘了一阵子，后来一边抽大烟，一边养了十三个老婆，终于家道衰败，靠卖房度日。最后将这片房分段变卖，自己最终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死在下房的一个楼梯肚里，一群妻妾纷纷跑掉了。后来无法生活的妻妾还来过老屋和新房主“找价”，讨点生活费。这正是一代兴衰，无限凄凉，无限沧桑。现尹氏后人是否还居苏州？听父亲说过，日本鬼子来时，屋子的主人将一幅钟馗挂在楼梯口，吓跑了小日本，将楼梯门封闭，女人们躲在楼上，全然看不到楼梯进口，“花姑娘的没有”。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时，尹家巷大宅门迎来了解放军，主人让出厨房，烧茶水让解放军歇脚。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名不虚传。临走留下柴禾钱，传为佳话。可怜十年浩劫，不用挖地三尺，大宅门被抄了个底朝天，字画烧得火光冲天，五彩花瓶被砸得粉碎满地。

大宅门见证了历史，尹家巷目睹了时代。

投稿邮箱：zjrbwhzk@163.com

老照片

傀儡政权出台 汉奸走狗登场

□ 徐舒

1937年12月8日，倭寇侵入镇江，大肆烧杀奸淫、打家劫舍后，就由长期潜伏在镇江，以行医为幌子的日本特务大井弘搜罗一批大小汉奸和走狗，于1938年1月组织了“镇江维持会”，会址设在原五条街小学内。“维持会”维持不久，就改称“镇江自治委员会”。照片里坐在黄包车上装模作样、令人作呕的就是“镇江自治委员会”的所谓委员长柳肇庆。

柳肇庆又名柳衍斋，诨名“柳二乱子”。他算是出身于镇江一书香门第，年轻时却利欲熏心、官瘾十足。但因清末科举废除，仕途已断。民国初，就千方百计参选国会议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甚至雇用了一批流氓地痞，用石灰包毁了对手一只眼睛，终于捞到一个国会议员的头衔。不久，国会解散，他回到镇江当上了警察厅长。

柳肇庆在担任“镇江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期间，竟恢复了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的体制。采用五色旗为会旗，穿戴的是长袍、马褂和有红珊瑚顶子的瓜皮帽，出入官衙是四人抬的大轿。差役也都是红黑相间的衣服和高帽，办案时要分列大堂两旁，手执红黑水火棍耀武扬威，丑态百出。时间不长就被他的日本主子一脚踢开，由副委员长郭志诚接替，并把“镇江自治委员会”改为“丹徒县公署”，郭志诚任“知事”。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上演“国府还都”闹剧后，“丹徒县公署”就改为“镇江县政府”，仍由郭志诚当县长。1943年，日伪实行“清乡”，改组“镇江县政府”为“镇江清乡特别公署”，县长改称署长，由张修明担任。折腾一段时间，“镇江清乡特别公署”又恢复为“镇江县政府”，还是让张修明当县长。1944年张修明离任，由黄香谷继任。隔年，傀儡政府随着日本投降而土崩瓦解。

讲到这里，我想特别谈一下黄香谷。他是抗日战争前颇受学人重视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黄濬的儿子。黄濬1932年在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期间，以其文才备受要人赏识，逐步提拔至地位仅次于秘书长的简任级机要秘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向日本特务机关出卖重要情报，以通敌罪而伏法。可是，时当华北危机日甚，他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汉奸”的考据，旁征博引，列举元朝以来日本“早惯于勾买无耻施技刺探”中国情报的史实，并痛下结论：“可知吾国与外族战争，恒为奸细败事，今日当先为炯鉴。”然而正是这个高喊反奸防谍的人却成了抗战爆发后以身试法的大汉奸，老子与儿子成为一丘之貉。历史常常以呼应和巧合来嘲弄人，黄濬和黄香谷就是其中典型一例。

月明满耳风雷吼 一派江声送客船

——扬子江头的浪起潮涌

□ 习斌

明清小说与镇江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无疑是“三言”中最脍炙人口的篇章之一。每每读到“十娘取钥开锁，内皆抽屉小箱……古玉紫金玩器，约值数千金，十娘尽投之于大江中”等语，为十娘的遭际深感扼腕；读到“十娘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波涛滚滚，杳无踪影”等语，每每大骂李甲之薄情，孙富之奸谗。

这篇话本并非冯梦龙原创，明万历间宋懋澄所写文言小说《负情侬传》，就讲述了这个动人故事。相形之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腻，人物形象也更丰满。杜十娘的故事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这篇话本功不可没。

杜十娘投江的地点在瓜洲古渡，似乎和隔岸的镇江并没有多少关系。但偏偏在不少介绍镇江的图书或是文字中，都提到了这个故事。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京口瓜洲一衣带水的那条扬子江的缘故吧。十娘纵身跳入扬子江中，一代名姬，香消玉殒，令人不胜叹惜！

扬子江对十娘来说，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因为到了隔岸的镇江，就意味着到了江南地方，十娘与李甲的人生也将从此掀开新的一页。所以在泊船瓜洲，等待明日清晨剪江而渡时，李富才会说出“已离塞北，初近江南，宜开怀畅饮”等语，十娘才会“开喉顿嗓，取扇按拍，呜呜咽咽”。江南岸边，正是由此惹来是非，最终导致万种恩情，化为流水。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称得上是扬子江边最感人肺腑、惊天动地的故事了。在明清小说中，扬子江经常会被提及。由于江面开阔，风浪较大，这里常常被视为凶险之地。

明《六十家小说》中有篇话本《李元吴江救朱蛇》，这篇话本后来被冯梦龙收入了《古今小说》。文中写到李元不一日到扬子江，看了江山景物，观之不足。在渡江至润州前，赋诗曰：

西山昆仑东到海，
惊涛泊岸浪掀天。
月明满耳风雷吼，
一派江声送客船。

这四句倒很有些将扬子江的惊涛骇浪写入诗中的味道。清代云封山人编次的才子佳人小说《铁花仙史》，有一回《金山寺元虚遇盗》，写夏元虚蛇蝎心肠，借官中选女之机，将妹妹夏瑶枝献上，瑶枝从浙江乘船赴京，“不一日行抵镇江，因天色向暮，暂时停舟于大江口”。孰料遇上大风浪，船被打翻，瑶枝幸被人救起。不久后，夏元虚赴京会试，“行了数日，已到镇江，因天色尚早，又趁着微微的顺风，随出了口子，便是大江。行不上二十里，不料陡转了大逆风，一时手忙脚乱，随风带舵直打至金山脚下”。

扬子江为什么会如此凶险呢？原因就在于这一段江阔水深浪大，受潮汐影响比较强烈。明时镇江江面犹宽10里，船到江中“有金山合浪”。为保证漕船安全过江，明政府曾派官员坐镇瓜洲城楼，“遇大风，旗悬渡止”。清康熙年间，也曾责令官员坐镇西津渡口，指挥运漕船只安全北渡。

从不少小说中的描写来看，似乎扬子江专指镇江扬州这一段长江。这可能和扬子江的地名出处有关。隋唐年间，扬州城南20里许有一扬子津，当时瓜洲尚在江心，自扬子津行船抵南岸京口，烟波浩淼，南来北往商旅云集，久而久之，人们将两岸之间的大江称为扬子江。后来瓜洲与北岸相接，扬子津远离江岸，人们逐渐将长江下游镇江至入海口一段都称作扬子江。有趣的是，清末西方传教士听到“扬子江”之名，竟以为是整条长江的名称，长江于是有了“扬子江”的别称。传教士犯下的这一错误，直至今日在西方影响尚存。

长江九江段称浔阳江，镇江段称京江，但同为某个区段的称谓，扬子江到底指哪一段却存在着争议。不管是不是包括镇江以下的一段长江，扬子江和镇江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毫无争议的事实。金焦二山历来被视为扬子江心的“浮玉”，宋代大文豪秦观在金山就曾留有“江流会扬子，汹汹东南骛”的佳句；1904年镇江设扬子江报馆出版《扬子江报》，这是我市最早的报纸，宣统年间该报复刊时改名为《扬子江白话报》；民国初年太平洲改称扬中，也是因为其“孤峙扬子江中”。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警世通言》绣像）

南徐别业早春有怀

武元衡

生涯扰扰竟何成，自爱深居隐姓名。
远雁临空翻夕照，残云带雨过春城。
花枝入户犹含润，泉水侵阶乍有声。
虚度年华不相见，离肠怀土并关情。

【作者】 武元衡(758–815)，字伯苍，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人。武则天曾侄孙。建中四年(783)进士，累辟使府，至监察御史，后改华原(今陕西耀县)县令。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员外郎，岁内，三迁至右司郎中，寻擢御史中丞。顺宗立，罢为右庶子。宪宗即位，复前官，进户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出为剑南节度使。八年，征还秉政，早朝为盗所害。赠司徒，谥忠愍。有《临淮集》十卷。《全唐诗》编入其诗二卷。

【注释】 南徐：镇江在东晋时曾侨置徐州，南朝宋永初二年改称南徐州。别业：唐代官吏喜置别业，别业即别墅。这里是指武元衡在南徐的别墅。

生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的生活，这里指自己的一生。扰扰：形容纷乱的样子。

侵：渐进也，逐渐。乍：忽然。

怀土：怀恋家乡故土。

【述评】 武元衡是武则天的曾侄孙。他并不是靠武则天的关系当上官的，他考中进士是在武则天去世八十年以后的事。他是一个相当有才能的人，留下不少著作，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并官至宰相。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自己的一生不是很满意，认为是一事无成、“虚度年华”。这当然是自谦之辞。全诗中间四句，是对润州城和别业景色的描写，很有意境。诗的末一句，抒发了对于故乡热土怀念的深情。 （袁学耕）

诗词镇江